

相见

在翁城遇见李白

图/文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通讯员 邓存波

一群砍甘蔗的人,男的砍,左手握住一根青皮果蔗,右手举起一把铁铲(像一把番子),手起锄下,用手一扯,一根几斤重的甘蔗乖乖躺下……女的绑,两个铁架架两头,甘蔗横卧在上面,十根八根就一捆,专业人的手脚,非常麻利,搬运装车……如此诗意的劳动场景,让人心潮澎湃。

夕阳西下,一抹余晖洒满了甘蔗林。勾勒出大货车装甘蔗的剪影。一位身穿白色汉服的男子,他是“李白”,翁城的一位“诗歌朗读者”,为打造“翁城,中国诗歌城”的文化品牌,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,正在为砍甘蔗的农民兄弟读诗。

一辆辆装满了甘蔗的大货车,迎着残阳,驶往远方……

翁城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甜。这是翁城最甜的季节。也是最有诗意的季节。韶关市的翁源县翁城镇,不算大,一百四十多平方公里,三万多人的小镇,给人的感觉却是如诗如画般美丽动人。

进了翁城,你必须停下脚步,陪“李白”,一起读一首诗,再走。

翁城这个地方,山拥抱着城,城陪伴着山。山是丹青妙手画出来的山,城是“李白”带着翁城的孩子一起写出来的诗城。翁城真的像一首诗。腊岭不高,七百多米,阳光之下,如腊如雾,在翁城人的心中,它就是一首童谣;一千年的翁城,詹源庙驻在半山腰,像一位历史老人,见证着翁城的沧海桑田,山回路转,柳暗花明,见证着今天翁城正在发生的奇迹,这是一篇令人奋进的历史长卷,一首当代人写的抒情长诗……

翁城的“李白”,他的真名叫朱海文,他来自“塞外”,带着伊犁的风情,夹着西安的文脉,和着深圳的传奇,七年前跟着翁城人的妻子,活成了翁城人心中的“李白”,活成了翁城人的一首诗,活成了翁城孩子的一座高大无比的、充满想象力的“腊岭”。

进了翁城,无论你走到哪里,都有“李白”的身影,都会无意间遇见“李白”。他穿着一身专门为“李白”量身定制的白色套装,留着一缕胡子,手中拿着一本《翁城孩子的诗》,为翁城人读诗。谁家的孩子喜欢写诗,他都能说出孩子的名字,都能念出孩子写的诗句。

如果你是外地人,初来乍到,像我一样,随意地走在大街小巷上,迎面而来的,可能就是一个不化妆的“李白”,他会和你谈诗,会叫你读书,你不用担心他不会,他念一行诗,你跟着念一行诗,整个翁城都有了回应。你吃一个早餐,坐在身边的小孩子,有可能就是你手中拿着的《翁城孩子的诗》诗集里的一名诗人。你千万不要小看,翁城的诗人,写出来的诗,通透得就像大腊岭流淌下来的清泉,那份优美与丰富的想象力,就是田间整齐整齐的甘蔗和家中生长的一盆盆兰花……

走在翁城的乡间,山就倒影在马东溪的清流上,透过半个月亮的双孔桥,远处翁城的美景就像一幅幅油画,从小桥走过的人,与桥下的倩影,不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一首乡间的抒情小诗。

翁城人住在一个圆月的月亮里,生活在一个神奇的“聚宝盆”上,遍地都是甜蜜的事业:一片片都是甘蔗林,一畦畦都是甘蔗地,一条条都是笔挺挺的甘蔗,迎风招展,寒风中显得更加清冽甘甜。

哦,终于明白,翁城为何有一个“翁”字的由来。翁,父也,一座山。除了山川形胜,每一个人都是“主人翁”。这里的客家人文化,餐桌上圆溜溜的土猪肉丸,口中的大肉粽,眼中抖姜奶茶的美女,心中的翁城八景,还有敬不完的地窖酒,读不完翁城的孩子诗歌。还有在坝子余村小组遇上热情洋溢、诗情满满的杨阿姨;一号仓库,一群穿旗袍、会吟诗的“杨新娟”;墙壁上挂满翁城人的画作……

走在翁城的冬天里,一半是兰香,一半是蔗甜,一半是写诗的“李白”,一半是读书的孩子。一座用幸福筑成的小山城,一座用诗歌分行出来的小镇……

一群像诗一样生活的翁城人。

(题字:何世良)



腊岭前,装甘蔗的身影,读诗的“李白”



小学生们成了“李白”的粉丝



“李白”领杨阿姨读诗



柠檬树下的诗梦



夜市上,“李白”与搭客师傅谈《翁城孩子的诗》



婴儿的百日宴上,“李白”为丰哥(左一)的孙子读诗送祝福



“李白”为正在砍甘蔗的农民兄弟读诗



“李白”像一束光,穿行在翁城大街小巷上